

從根源到塊莖：「平路台灣三部曲」研究

不分系 顏劭庭 | 指導教授 劉乃慈教授

研究對象

平路，本名路平。自一九八〇年代起進入台灣文壇，作品橫跨小說、散文、文化評論，題材多元，創作題材更遍及社會、文化、性別、政治、歷史、人權等議題。

2011年到2024年間接連發表《東方之東》、《婆娑之島》以及《夢魂之地》，完成自己的「台灣三部曲」。



問題意識：流變創新的台灣認同

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，持續有多位作家投入台灣歷史的書寫。

解嚴前後的作家以線性家族史樹立本土意識；施叔青藉由斷裂史觀凸顯台灣歷史橫向移入的特質。

有別於過往的歷史書寫，「平路台灣三部曲」藉由空間與時間的雙向流變，打破歷史與當代之間上承下繼的直線關係，並嘗試重新建構台灣與他者之間的關係，由此呈現出台灣過去數百年來在國際關係裡的折衝要位。

本研究計畫的目的，便在於論析平路的小說如何建構台灣全新的歷史視野與國族認同

1 建構反抗的台灣歷史

鍾肇政「臺灣人三部曲」
李喬「寒夜三部曲」
東方白《浪淘沙》

「東洋蕃侵佔台灣的大動亂，於焉開始。全臺灣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的慘劇，已然由北而南，像狂台洪水猛撲而來。」

--李喬《寒夜》

2 駁雜主體與異質認同

施叔青「台灣三部曲」

「從日本人口中聽到人應生而平等，本島人不該被視為二等公民，范姜義明的眼睛潮濕了。」

--施叔青《風前塵埃》

3 開闊外展的塊莖潛能

平路「台灣三部曲」

「不知善用軟性的結盟力量……在早年，與華商的貿易網互相配合，曾是公司收益最穩定的時代。」

--平路《婆娑之島》

路線上的遭逢 | 逃逸路線帶動流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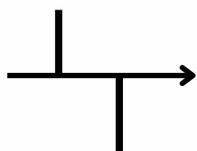
克里弗德以「旅行」隱喻人類歷史上相對於「定居」的文化經驗。借助德勒茲對於線的思考，可以歸納出小說裡的三種「路徑」：

克分子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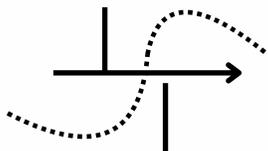
「在大員市鎮鋪了三條東西向的路基，後來，又加建一條南北向的大道。」

分子線



「跟著嚮導向前，山路非常崎嶇，他揮揮馬鞭才能跟上。」

逃逸路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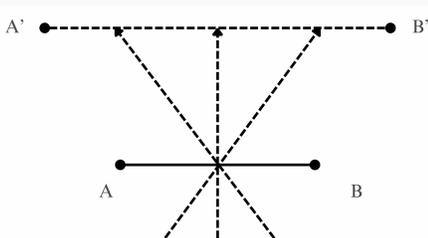


「上游的水急沖而下，他掉進水裡……娜娜，這唯一的名字……」

逃逸路線使主體走向未知的、不可預期的、並非事先存在的目的地。兩個端點之間形成新的關係，促成兩者流變，形成塊莖主體。

「但理性亦有窮盡之時，認識娜娜後，娜娜身上奔放的氣息，呼喚著他，讓他忘形地放下一切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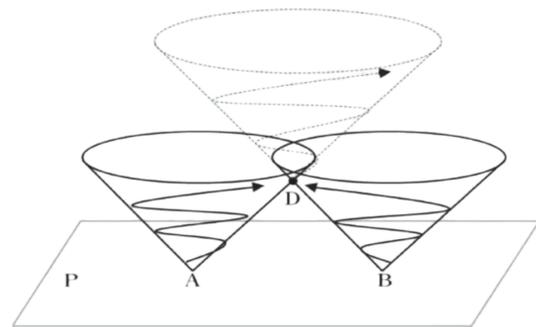
小說以人物之間的遭逢為契機，使主體從過往的生命軌跡中偏移，在情感關係裡開啟生命的伏流。生命裡不可預期的偶然性貫穿於兩點之間，使得人物關係從教條化的理性邏輯中逸離出來，釋放抒情的潛能，跨越自身疆界，朝新的方向再流動出發。



追憶與時延 | 歷史的差異創造

小說人物從當下潛入回憶之中，打破線性的時間軸，進入四種異質的時間線，展開綿延不絕的「時延」。在一次次重返過去的時間裡，人物領會過往自己所錯失的重大意義，使得時延不只是過去與現在的重疊，更是指向創造性未來的「學習」。

「隔著運河，飄過來一陣鹹鹹的海風，揆一停下筆，吸吸鼻子，憶起大員碼頭的光景。」



P：人物&敘事者的現在 A：主角A與不確定核心
D：時延圓錐體的交集點 B：主角B與不確定核心

在綿延不斷的時間裡，分處不同時空的人物有了相似的情感或醒悟，由此打開特異的、時間化的空間，使過去與現在並存。生命經驗相似的兩人不是因循守舊的歷史輪迴，而是開創多重生命樣態的差異創造。

結論：多元連結的台灣想像

「平路台灣三部曲」的歷史書寫有別於過往作家以差異性、否定性的辯證建構台灣主體。台灣與他者之間不再是非我則你、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，更無需以否定他者來證明自身存在。而是並列我「與」(and)你、將差異涵納成為自身，與外界的關係共構而生的塊莖主體。由此而生的台灣想像，才能跳脫過往以「根源」思考國族歷史的論述框架，形構柔軟而具備韌性、積極向外開展可能性的「塊莖台灣」。

在突破平路個人創作版圖的同時，亦有回應當代社會變遷、啟發異質國族認同的期許。